

# 对决

DUJUE

领导层大洗牌中的权力斗争全景

正非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# 对决

---

领导层大洗牌中的权力斗争全景

---

正非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对决/正非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 11

ISBN 978-7-222-06935-0

I. ①对… II. ①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25394号

## 对决

---

**作 者:** 正 非

**责任编辑:** 朱海涛 王绍来

**执案编辑:** 海 正

**装帧设计:** 视界设计

**出 版:**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
**发 行:** 云南人民出版社

**社 址:**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**邮政编码:** 650034

**网 址:** <http://ynpress.yunshow.com>

**E - mail:**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**开 本:** 787mm×1092mm 1/16

**印 张:** 18

**字 数:** 267千字

**版 次:** 2011年1月第1版

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**印 刷:**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**书 号:** ISBN 978-7-222-06935-0

**定 价:** 29.80元

---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病因不明 / 1
- 第二章 不宣而战 / 9
- 第三章 月色朦胧 / 15
- 第四章 偷香窃玉 / 20
- 第五章 墓地歌声 / 29
- 第六章 试探虚实 / 36
- 第七章 处心积虑 / 46
- 第八章 柳暗花明 / 51
- 第九章 啼笑皆非 / 60
- 第十章 赤膊上阵 / 68
- 第十一章 主动投降 / 73
- 第十二章 丑闻连连 / 82
- 第十三章 欲擒故纵 / 93
- 第十四章 逼上梁山 / 98
- 第十五章 真假难辨 / 109
- 第十六章 先发制人 / 119
- 第十七章 有苦难言 / 123
- 第十八章 惹火烧身 / 131
- 第十九章 亡羊补牢 / 137
- 第二十章 同病相怜 / 145

|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| 非法买卖 / 151 |
| 第二十二章 | 奇思妙想 / 159 |
| 第二十三章 | 锦上添花 / 170 |
| 第二十四章 | 言传身教 / 177 |
| 第二十五章 | 张冠李戴 / 183 |
| 第二十六章 | 出人意料 / 198 |
| 第二十七章 | 弦外之音 / 208 |
| 第二十八章 | 十万火急 / 219 |
| 第二十九章 | 瓜田李下 / 231 |
| 第三十章  | 报仇雪恨 / 237 |
| 第三十一章 | 走火入魔 / 246 |
| 第三十二章 | 追车捉奸 / 251 |
| 第三十三章 | 血光之灾 / 262 |
| 第三十四章 | 咎由自取 / 268 |
| 第三十五章 | 天大秘密 / 274 |
| 第三十六章 | 尘埃落定 / 281 |

## 第一章 病因不明

牛置信被推进住院部走廊时，朱医生见陪送来的人多，一个个衣着光鲜像是人物，心中大喜，问道：“住VIP病房付得起钱吗？”

护送牛置信来的有所有学校领导，部分处室领导和系主任闻讯也赶来了，正在申报教授、副教授的几位老师也自己打的追了上来，共有二十几个。听了朱医生的问话，跟受了极大的侮辱一样，他们齐声大嚷：“住总统套房也付得起！你们医院不就是盯住钱吗？”

杨大勇忍不住又叫喊了一声：“你以为他是农民工？他是我们牛书记！”

朱医生赶紧喊护士长准备VIP病房。护士长欣喜地丢下手上配到一半的药水，亲自去收拾。住院大楼启用已有大半年，VIP病房一直没有推销出去，门锁有点生锈了。

VIP病房进门处是将近三十平方米的会客厅，从内门进去才是病房。会客厅摆设得跟豪华KTV包厢差不多，液晶大彩电，真皮大沙发，一应俱全。不过装修没有KTV那么花哨，米色亚光漆墙面，天花板贴了线条简洁的石膏角线，雕花木框吸顶灯，造型古朴的羊皮罩落地灯，印有草体书法的亚麻布落地窗帘。古香古色，仿佛是专门为牛置信准备的。

将牛置信抬上病床后，马志良将陪同来的人们请到会客厅，神情凝重：“各位请回吧，我等牛书记醒过来后再走。请大家回到学校，立即着手准备升本评估资料。从现在开始，学校进入临战状态，一切工作围绕升本进行。”他身材瘦削，腰背佝偻，脸色发暗，眼袋呈暗紫色，染黑的头发中隐约现出了白色的发根。此刻他面容肃穆，握紧拳

头，在胸前顿一顿，像是掏心窝子了。“同志们，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，哪怕是上刀山，入火海，也要升上去！不升上去，我们对不起鞠躬尽瘁的牛书记！不知道牛书记还能不能醒过来……”

大家一个接一个走到病房门前，跟遗体告别似的，探头望一眼病床上直挺挺的牛置信，转身向外走。上电梯时，恰巧这一趟满员了，丁青和杨大勇挤进去后又退了出来。

杨大勇望了一眼丁青，笑着说：“马不会拔掉牛的氧气管吧？”

丁青苦笑一下，没说什么。

朱医生带着护士长和两个实习生，对牛置信进行了检查。除了从椅子上滑落时腰背上硌出来的两条红印，他生命指数一切正常，却又昏迷不醒。四个人直愣愣地盯住牛置信，难以置信。朱医生一双手痒痒得恨不得去挠他的胳肢窝。

牛置信身高约一米六五，微胖，双目紧闭，呼吸平稳，手腕上连接了监测仪上的线，鼻孔里插着输氧管。他头发灰白，前额宽广，几束铁灰色的头发垂在额上。他上穿白衬衫，下着深灰色长裤。解脱衣裤检查后，实习医生草草地用衣服为他掩上。裤子拉链没有拉上，从裂开的缝隙中，可以看见里面鲜红的内裤。

朱医生将目光从红裤头上移开，厌恶地皱了皱眉头。现在的领导真是越老越风流，老牛吃嫩草，这头老牛身边也是嫩草丛生啊。其实，这一年是牛置信的本命年，他今年六十岁，不是病历上的五十五岁，他老婆逼他穿红裤头是为避邪。

这时，牛置信的老婆沈小凤跑来了，没进门就大声嚷：“老牛，老牛，你怎么会晕倒啊？从上海回来还吃了一大碗面，你怎么会晕倒啊？老牛，老牛……”

朱医生请她去医生办公室询问牛置信的病史。马志良叫牛置信的司机何平山去听听，看看牛书记究竟是什么病。何平山出门后，马志良半躺在大沙发上，刚要将脚架到茶几上，又立即收了回来，起身走进病室。他站在病床前，点上一支烟，仔细地审视牛置信。

牛置信慢慢地睁开眼，没挂连接线的那只手反倒伸到后背用力挠，他冲马志良笑一笑，急促地说：“马校长，请你赶快去叫医生不要开全面检查，什么螺旋CT，什么核磁共振，听说一次要几千元。就请

他开一支皮炎平，三个九的。我是突然头晕，现在没事了。”

马志良一惊，手上的烟掉在地毯上。他慌忙捡起，走到卫生间门前，把烟扔进抽水马桶，然后走过来，用鞋跟在地毯上烧出的小洞上踉了又踉。

丁青有一辆赛欧车。他没有跟学校的车队回学校，而是直奔市一中，去接女儿。他女儿长得漂亮，成绩很好，也很听话，在一中读初三，马上要考高中。他老担心女儿放学后溜进网吧，不是学坏，就是会被人侮辱了。医院在城东，一中位于城西，要横穿整个城市。

宇阳是个古老的小城府，太多的名胜古迹，太多的历史传说，太多的名人轶事，给它带来了不少荣耀，也让它沉醉于老祖宗留下的古色古香中不能自拔。自从发现此地蕴藏了大量铁矿石后，它仿佛从千年的沉睡中一下子醒了过来。铁路修通了，GDP上去了，地委、行署改称市委、市政府了，宇阳师范学校也升格为师范专科学校了。老城拆掉重建，新城不断扩展。高楼林立，街道宽阔，车水马龙，人流如潮。城区人口由过去的不到十万已增至近五十万，城市规模扩展了几倍，差不多跟过去独处山脚下的宇阳师专连成了一片。宇阳现在还在扩展，仿佛整座城市是一个大工地，吊塔林立，挖掘机轰鸣。道路上永远尘土铺盖，车辆一过，红尘滚滚。

车子刚要上主道，丁青的手机响了，是胡同言打来的，请他赶快赶到阿拉斯加。丁青问有什么事，对方挂了。丁青将车停靠路边，赶紧给老婆打电话，叫她打的去接女儿。接着又给女儿发短信，叫她在校门口等。发过短信，他启动车，直奔阿拉斯加。

阿拉斯加店名洋气，实际上是郊外一家小酒店。它建在山脚的树林里，房子盖得怪模怪样，有点像农舍，又有点像寺庙，老板是胡同言的表弟。学校一旦有点大事情，胡同言就叫上几位好友来到这里，边喝酒边聊聊，这已是学校里公开的秘密。

丁青不是任何人的好友，胡同言从来没有叫过他，不明白这一次怎么想到他了。车子驶进阿拉斯加时，胡同言的表弟已候在门边了，他引导丁青将车停在隐蔽的屋后，带领他进入了二楼最里角的包厢。胡同言、张北和李文新在斗地主，胡同言手气不错，抓了一对王。



他一边用手指抚摸一对王的角，一边示意丁青坐下，一边对他表弟说：“菜由你安排，新鲜的、有特色的就行。不要叫服务员上来，弄好后，你送上来。我们要研究一点事。”说着他挥舞胳膊将一对王砸在桌子上，兴奋地嚷，“老规矩，四盘以后兑现！”他一边洗牌，一边问丁青，“丁校长，依你高见，牛书记是真晕倒，还是假晕倒？”

丁青大吃一惊，故作沉思状。张北和李文新齐声叫起来：“假晕倒？！不可能吧？”

“你们呀，这种斗智斗勇的斗争是摸不到边的。抓牌！”胡同言将扑克向桌上一拍。

丁青也摸不到边，却不能表现出来摸不到边。他暂不考虑牛置信是真晕倒还是假晕倒，当务之急是揣摩胡同言要真晕倒还是要假晕倒。这种揣摩不像谈恋爱，不是逗服务小姐开玩笑，只揣摩一个人的心思就行，而是要将宇阳师专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以及学校的人际关系全盘综合起来考量，其难度大大难于写一篇博士论文。博士论文可以找百度，这却是在谷歌也搜索不到的。

由于是由中专升格的地方专科学校，地处偏僻，有本事的不愿来，来了的留不住，没本事的来不了。在当前的校领导中，只有丁青和沈光辉是外地来的。在部门领导和系主任中，除张北外，还有外语系主任李仕达、物理系主任卞毓敏等几个是从外地来的，其余百分之八十五的全是宇阳人。

宇阳曾经有四个城门。人们以城门为准，把地方划为四块，东路、南路、西路和北路。在省里，在国内国外，宇阳人跟宇阳人是老乡。在宇阳，同路人才算老乡。

胡同言比丁青大四岁，今年四十五岁。他身材魁梧，方头大脸，小眼睛，眼窝有点陷，眉毛很浓，让人难以从他眼神中揣摩到他的心思，只能感觉到一股逼人的寒光。他跟牛置信同是北路人，是牛置信的学生。当初是牛置信力举他留校的。牛置信原是中文系主任，当上副校长后，把位子传给了他，随即送他去进修，让他成为了宇阳师专第一位用学校的钱“送出去培养”的博士。他搞文学评论，钻冷门。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古典小说《官场现形记》中的官僚体制，洋洋洒洒，近二十万字，是宇阳师专第一个出版专著的教师。凭着这本专

著，他不仅戴上了博士帽，评上了教授，还戴上了乌纱帽。进修回来的第二年，正碰上实施干部年轻化，他当上了副校长。

在人们眼里，胡同言无疑是牛置信的人。可是，丁青想不明白，胡同言为何从不表现出他是牛置信的人。除了党委会表决时两人意见基本一致外，人前人后，他几乎处处跟牛置信过不去。丁青更想不明白，牛置信为什么要假晕倒。

斟酌再三，他说：“我仔细观察过牛书记，脸色未变，可能天气热，脸色变化也看不出来。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是真晕倒，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是假晕倒。”

胡同言满脸不悦，甩出一张牌，顺手指一指李文新：“你看，丁校长这种博士才是博士，我们呀，是‘博士’！牛书记绝对是假晕倒！就是真晕倒也不可能恰恰在要提出领导小组名单的时候晕倒，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？”

在座的四位都是博士，丁青是一直考上去的，出自北师大。跟胡同言和李文新一样，张北也是由原来任教的学校送出去进修的，是牛置信挖人家的墙脚挖来的。为了挖来他，宇阳师专赔偿了人家十几万。

李文新比丁青小四岁，是胡同言的学生兼正宗老乡，胡家村距李家村不足两里路。高考时，他的分数没上宇阳师专的录取线，是胡同言帮忙补录的。毕业时，他留校任教，两年后，出去进修。他也钻冷门，专门研究宇阳乡土文化，著述颇丰，现任中文系党支部书记兼主任。他最忌讳人家叫他“博士”，却不敢跟胡同言翻脸。他愤恨地暗中将一张牌折断一个角，故作不懂红尘的知识分子的懵懂相，向胡同言请教：“言哥，牛书记为什么要假晕倒？”

胡同言最受用这个“哥”，但为了表现出“哥”的威严，却又故意作出不受用的架势，冲李文新嚷：“什么哥不哥，在这里的都是好朋友！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假晕倒？”他转换口气，亲切地问，“文新，你听到老师们有什么议论吗？”

李文新没来得及从窘迫中转换出来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一出医院就到了这里，我能听到什么议论？就是议论也是议论凑多少钱去医院看望他。”

“我们系的老师一个人出一百块钱，刚才常支书给我发来了短信。”张北是化学系主任。

胡同言认真地说：“一百太少，一般教师三百，处级领导至少五百。”

李文新以钻研乡土文化的精神，再一次请教：“言哥，牛书记为什么在这种关键时刻假晕倒？我想不通。”

胡同言面孔一板：“蠢呀！我问你，升本成功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在升本工作中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他用力甩下一张牌，“变化最大的是领导班子。升本后是正厅，还会重新洗牌！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领导小组！”

李文新叫起来：“那我更想不通，牛书记坐着坐着就晕倒，人家以他身体不好为由，可以不让他参加领导小组，甚至可以不让他当书记。真晕倒他也不敢！”

这时，丁青的手机响了，一看是伍建国来的，他慌忙离开桌子向门外走去。

胡同言大声问：“是不是伍建国打来的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是我老婆，也许是叫我赶快去接我女儿。”

丁青一边说，一边走出门外，出门就向厕所跑，进了厕所后，才敢按下接听键。伍建国先是埋怨他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，是不是跟胡同言在阿拉斯加喝酒，接着叫他赶快赶到香格里拉酒店，有几位朋友等着跟他聚一聚。丁青连声答应，关上手机，一边假装摸裤子拉链，一边向包厢跑。推开门，他故作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！我老婆说，她没接到我女儿，我女儿不见了！”不等胡同言他们表示什么，他转身跑了。

宇阳的酒店名字大都洋气，还有叫爱丽舍、威尼斯、马尔代夫什么的。

香格里拉酒店位于宇水河边，老板是伍建国的小姨子，据说伍建国也占了一半的股份。店里的特色菜是鱼，却不是宇水河产的鱼。名气不小的宇水河早已不见鱼虾，河水成了臭酱油。挖沙挖出来的大坑一个连一个，丢弃的卵石一堆接一堆，像是发生过现代战争的战场。

约二十分钟后，丁青终于转上了沿江路。望见香格里拉的霓虹灯

招牌时，他却转入一个巷口，掉转车头，向医院驶去。进入交通秩序混乱的主道前，他将车停靠在路边，先给老婆打电话，告诫她无论是谁问起，都要说今天中午放学女儿没回家。接着，他给伍建国打电话，说他正在一中接女儿，女儿被班主任留下研究开班会的事，父女俩的中饭只能在一中旁边的饮食店解决了。说完后，他立即挂机，在开机状态下取下电池。他曾无意中在报纸的一角读到一则小常识，说这样处理后，人家打你的手机，提示音不是关机，是无法接通。

进入医院大门时，他想VIP病房不会有中饭等着他。他将车转向小卖部，买了两个面包加一根火腿肠，忍住不看生产日期，将车停在偏僻的树荫下，坐在车里啃面包。

朱医生刚开完一摞检验单，冥思苦想还有哪些项目没有检查到。正想到还可以做过敏性皮炎全套过敏源测试时，马志良走进来，大声宣布牛书记醒了，没事了。沈小凤和何平山欣喜地大叫，赶紧向病房跑。朱医生不紧不慢地把过敏源测试单填写完，将一摞检验单交给当班护士后，瞪了马志良一眼，大声质问：“一个人突然晕倒，你还说没事了！醒得越快问题越大，你懂不懂？”

马志良满脸通红，却不好发作。他紧随在朱医生身后，去看牛置信，一定要搞清牛置信得的究竟是什么病。

牛置信将身上的监测仪连接线和输氧管拔掉了，侧身坐在床沿上，光裸着背，让沈小凤为他挠。他撅起嘴连呼舒服，歪过头深情地望着沈小凤，要不是何平山傻乎乎地站在一边，他肯定忍不住要抱住她在病床上疯狂一番。

沈小凤感觉到了牛置信的蠢蠢欲动，柔情似水地问：“中午想吃点什么？”

牛置信想说“吃你”，望了一眼傻笑的何平山，他说：“你陪马校长和小何去外面酒店吃，我们请客。回来时，你为我带两个老面馒头，加点萝卜皮。”

这时，朱医生带人进来了，他进门就冲牛置信嚷：“谁拔掉监测仪的？谁拔掉输氧管的？”

“我，我好了。”牛置信说。

朱医生放低了声音：“你是不想要命了，还是想害我？牛书记，工

作固然重要，但身体是本钱，比工作更重要。快躺下，快躺下。”

马志良跟着说：“躺下，躺下，身体是本钱。”

瞟了一眼马志良，牛置信乖乖躺下，闭上了眼睛，让实习医生连接上监测仪，插上了输氧管。

朱医生摸了摸牛置信的脉搏，盯住监测仪看了一会儿，嘱咐“先观察观察”，转身向病房外走去。送走朱医生，沈小凤招呼马志良他们去外面吃饭。出门时，她回头望了一眼牛置信。牛置信抬手向她做了个馒头的手势，就势向她挥了一下手。她心里更怕了，是不是老公撞了什么邪，怎么说晕就晕，说醒就醒？明天，要去华岩寺烧一炷高香，请老和尚算一算。

沈小凤他们走后不久，丁青跑进了病房。见牛置信双目紧闭，一只手反在背上不停地挠，他站在病床前，轻轻叹息了一声。牛置信立即睁开眼睛，一骨碌坐起来，将输氧管拔掉，欣喜地叫道：“丁青，我算定你会来。吃过饭没有？没有的话叫你嫂子多带两个老面馒头来。”

见牛置信生龙活虎的情形，丁青愣住了，难道真的是假晕倒？真难以置信。等牛置信再一次问他吃过饭没有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连声应道：“吃过了，吃过了。”

“是胡同言请的，还是伍建国请的？”牛置信笑着问。

“两人都请了，我是刚才在车里吃的面包。”

“来来来，请坐，快请坐！”牛置信向床边的沙发指了指。

## 第二章 不宣而战

丁青挂断电话后，伍建国叫沈光辉接着给他打。沈光辉连拨几次都无法接通，便对伍建国说：“建哥，他肯定不想来，肯定是在开机状态下取下了电池。这个人就是假清高。”

他冲沈光辉笑了笑，宽厚地说：“光辉，切记不能这么说。我非常了解丁校长，他是非常正直的人，决不会做那种事，他肯定在接他女儿。”沈光辉尴尬地笑了笑。伍建国转而望着杜玉娟和杨大勇，对杨大勇说：“杨主席，丁校长绝对不会做那种事吧？”

杨大勇明白伍建国请他喝酒的目的是拉他在党委会上的那一票。学校里明显分两大阵营，一个是以牛置信为首的“牛营”，另一个是以马志良为首的“马营”。学校九名党委委员，“牛营”“马营”各占四名，只有他杨大勇游离于两个阵营之外。他给自己命名为“螺蛳”，上田吃泥，下田也吃泥，“牛营”“马营”都要请他喝酒。

“牛营”“马营”实力基本相当。“牛营”有外来博士、副校长丁青，“马营”有外来博士、办公室主任沈光辉；“牛营”有纪委书记张罗南，“马营”有党委副书记杜玉娟；“牛营”有分管财务的副校长胡同言，“马营”有分管教学的常务副校长伍建国。仔细比较，“马营”团结紧密，气势略强。“牛营”有随时解体的危险，胡同言跟牛置信若即若离，丁青跟胡同言不即不离。要命的是牛置信是党委书记，马志良是校长。这次升本的领导小组也好，具体工作也好，一切等等都是“马营”的事，“牛营”只能跑跑龙套，甚至连龙套也不会让他们跑。牛置信同志的工作大概是三大件：一是主持召开党委会，同意马志良的方案；二是主持召开动员会，马志良做完报告后，他强调几句后宣

布散会；三是主持召开总结会，马志良总结完后，他号召大家团结一致，再接再厉，取得更大的胜利。

杨大勇笑咪咪地说：“伍校长，全学校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是墙头一棵草，风吹两边倒。哪一方人多，我就倒向哪一方。今天，若是马校长提出了领导小组人员名单，表决时，你们‘马营’有五票，我就倒向你们。若是‘牛营’有五票，我就倒向他们。要是今天胡同言的电话打在你们前面，那我肯定去了阿拉斯加，对他说的也会是这一番话。”

杜玉娟满脸愠色。伍建国却郑重地叹了一口气，无限感慨地说：“我最佩服杨主席敢于直言不讳，现在能这样讲心里话的同志已经很少很少啦！”

杨大勇叹息：“敬爱的伍校长，我是没有办法，假如我当的是副书记、副校长，不是一毛不值的工会主席，我也不会直言不讳，也不会讲心里话，而是让别人讲心里话。”

虽然这话令伍建国尴尬，但也帮他把话挑明了。伍建国喝了一口茶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也讲一句心里话吧。今天请三位来，我就是想我们这一方有五票。学校党委九位委员，我们这里占了四位，加上马校长，恰好是……”

杨大勇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且慢，且慢，我这一票暂时不能算你们这一方，只要你们再拉一个，我保证投你们这一方。”

杜玉娟气呼呼地嚷：“我们再有一票，已经占了多数，谁还稀罕你那一票！”

沈光辉说：“杨主席，你的原则早该改了，实际上，你每次投的都是废票。”

“我怎么会是废票了？上一次，研究招生办主任，你们四比四，没有我那一票，你们的黄林海能当上肥得流油的招生办主任？”杨大勇笑嘻嘻地说。

伍建国说：“正因为杨主席一直支持我们，所以一出医院，我就给你打了电话。杨主席，拜托了，这一次也跟上一次一样好不好？只要是四比四，请你继续支持我们。如果牛书记那一方是五票，我跟着你支持胡同言。”

杨大勇依然笑嘻嘻地说：“你们是不是操之过急了？牛书记住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党委会还不知道哪月哪日才能再开哩。”

杜玉娟说：“什么操之过急，这是未雨绸缪。”

沈光辉神秘地笑了笑：“我敢保证，要不了三天，牛书记就会出院。他根本没晕倒，是假装晕倒。我抬他上病床时，碰到了他的胳肢窝，他不仅动了动，还笑了笑。”

“你、你为什么不早说？”伍建国站起来吼道。

“我、我、我认为……”沈光辉满面通红，语无伦次。

“算啦，算啦，狗屁都不懂，真不知道你是如何混的！”伍建国慌忙站起来，边说边往楼下跑，“上菜后，你们先吃。”

伍建国1979年考入宇阳分院，比胡同言晚一年。他的成长道路跟胡同言如出一辙。所不同的是他是马志良的学生，继承的是数学系主任，是当上主任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去进修的，没有捞到博士文凭。进修期间，他编写了一本《生活中的数学》的小册子，出版费自然也由学校提供，销量出乎意料的好，已销二十五万多册。骄人的科普著作发行量让他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他无多大争议地当上了常务副校长。

升本是他人生的一次极大的机遇，他谋划的位子是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，想借助升本时跑关系，用学校的钱为自己编织一张跟省教育厅和教育部的关系网，升上校长。牛置信老奸巨猾，在省里、在教育部都有关系，他假晕倒肯定是在争取时间耍花招。万一他把升本的领导权加负责权全部捞过去，他伍建国就更惨了。

他决定争取第一时间去医院看望牛置信，送上几千元钱。跑到他的雅阁车跟前时，他却站住了。他怕牛置信是真晕倒，怕撞上马志良，怕牛置信夺不了马志良的权。权衡再三，他摸出手机给马志良发短信，请马志良来香格里拉吃中饭，商量怎么应对牛置信。

接到伍建国的短信时，马志良正跟沈小凤在酒店吃饭，没有回复。吃过饭回到医院，他捺住性子坐了一会儿后，对牛置信说家里叫他回去有点事，告辞了。牛置信似乎很艰难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客气地跟他握握手，叫何平山去送他。丁青担心马志良怀疑自己跟牛置信有



什么阴谋，赶紧跟在后面走了。他们出门后，牛置信叫沈小凤给丁青打电话，叫丁青晚上十点给他打电话。打过丁青的手机，沈小凤问他晚上还找丁青有什么事，他说有大事跟丁青讲。沈小凤糊涂了，忍不住嘟哝：“有事你刚才不跟他讲，一定要等到晚上讲，你晕倒才刚醒过来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晕倒？”牛置信笑嘻嘻地说，边说边抓过一个老面馒头，掰开来夹进两片萝卜皮，塞进嘴里啃了一大口。

沈小凤的眼睛瞪直了，更加认定他撞了邪，打算下午就去华岩寺找老和尚。

马志良清楚牛置信很会笼络人心，何平山将牛置信看做老子，怕何平山把他打电话的内容告诉牛置信，他不敢在车上给尤海光打电话，而这个电话必须尽早打。他后悔为了表示跟牛置信关系融洽，没有叫司机开上自己的车，而是扶着牛置信送到了医院。车子一出医院，他就将手机捏在手上。一过字水桥，他谎称去岳父家有事，叫何平山停了车。下车后，一直到望不到何平山的车影后，他才站在街头的树荫下，给尤海光打电话。一是想征得尤海光的同意，由其主持召开党委会，通过他拟订的升本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；二是按工作程序，他应该将牛置信病倒的情况向分管书记报告。

牛置信一晕倒，他很高兴。在此之前，他还担心牛置信把负责升本的权力从他手上夺过去。虽然他牛置信夺起来困难重重，但毕竟让人心里不爽。现在，牛置信住进了医院，他彻底无后顾之忧了。还让他高兴的是他将有尤海光的强力支持。他坚定地相信尤海光绝对会支持他。他是1975年的工农兵大学生，尤海光是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入宇阳分院政教科的。尤海光进校时，他没有毕业。由于同是南路人，两人经常结伴去看电影，去字水河游泳。他毕业留校时，还请尤海光跟几位正宗老乡喝过酒。

马志良毕业前夕，小学正掀起“三算”热潮。他的数学才能好，很快悟透了心算、口算和珠算三结合的奥妙，参加全省比赛获了第一名，还发表了一篇文章，给宇阳分院挣足了面子。他能评上宇阳师专第一个理科教授，能当上校长，就是“三算”打下的底子。以数学家的头脑，他自以为跟尤海光私交不错，所以，才胆敢在中午休息的时